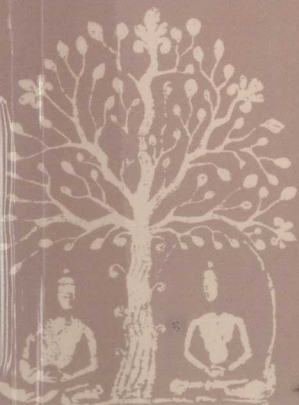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如·因明学丛书

释妙灵◎主编

藏傳因明學

杨化群◎著译



中華書局

真如·因明学丛书

主编·释妙灵
副主编·郑伟宏 释圣凯

藏传因明学

杨化群◎著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传因明学/杨化群著译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11
(真如·因明学丛书)
ISBN 978-7-101-06669-2

I. 藏… II. 杨… III. 因明(印度逻辑) - 研究
IV. B81-093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8368 号

-
- 书 名 藏传因明学
著 译 者 杨化群
丛 书 名 真如·因明学丛书
责任编辑 王 楠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 13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
印 数 1-25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6669-2
定 价 37.00 元
-

真如·因明学丛书总序

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说,“因”是指推理的根据、理由,“明”是知识、智慧,所以因明是通过宗、因、喻等所组成的论式,进行推理、证明的学问。从思想上说,因明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。因明的逻辑学部分是为了研究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,逻辑规则是宗、因、喻三支或五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,陈那新因明的主要内容有因三相、九句因、合与离等;逻辑错误称为“似宗”、“似因”、“似喻”,总称“过失”,包括宗九过、因十四过、喻十过等。而认识论(又称“量论”)部分研究现量和比量,即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。

在学派纷争的年代,为了证明本派学说的正确,指明对方学说的错误,辩论的方法成为至关重要的工具,在长期辩论中,逐渐形成了推理形式。最早起源于古印度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,其中正理派深入研究了逻辑问题,以五支作法为中心,初步归纳出正确推理的基本规则和错误推理的原因、类型。

在佛教内部,大乘空宗代表人物龙树著《方便心论》,较早地总结了佛家的逻辑学说。他又著《回诤论》、《广破论》,以真空假有的观点破斥正理派的逻辑学说。后来的中观论师虽然也

用命题逻辑,特别是用归谬方法破斥论敌,但是中观学派并没有从《遮罗伽本集》和《正理经》的五分作法中发展出自己的因明体系。说一切有部对因明持肯定态度,瑜伽行派继之而起,吸收并发展了古正理,创建了古因明体系,成为论证唯识思想的重要方法。《瑜伽师地论》第十五卷,即为因明论法;而无著在《显扬圣教论》卷十中,详述因明的论议法;世亲曾著有《论轨》、《论式》、《论心》三部书,堪称因明论理规则之集大成者。陈那继承世亲的思想,专门研习因明,勘正前贤著作中的错误,并补其不足,从而使因明真正承担起立正破邪的作用。自此,陈那之后的因明,称为“新因明”,之前的则为“古因明”。

陈那的因明著作,义净在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中说有八论,即《观三世论》(有藏译本)、《观总相论》(有汉译残本)、《观境论》(即《观所缘缘论》,有真谛、玄奘两种汉译本及藏译本)、《因门论》(今佚)、《似因门论》(今佚)、《理门论》(有玄奘汉译本)、《取事施設论》(有汉译残本)、《集量论》(有两种藏译本)。此外,《藏文大藏经》中尚有寂护与法光共译的陈那《因轮论》,其内容即“九句因”。陈那的贡献在于,创建“九句因”,改造“因三相”,改古因明的五支作法为三支作法,从而被印度学者称为“中世逻辑之父”。陈那的弟子商羯罗主,继承师志,毕其一生以穷研因明之奥秘,鉴于其师《因明正理门论》渊深难解,于是著《因明入正理论》以释之,汉地佛教论及因明时,多以此论为依据。陈那的再传弟子法称著有《释量论》等八部因明著作,使因明学摆脱了辩论术的框架,从而使逻辑学与认识论得到了紧密结合。

汉地因明的传播,大盛于玄奘。玄奘在印度除了研习法相唯识以外,亦修习因明。后归返长安,译出《因明正理门论》和《因明入正理论》。窥基注释《因明入正理论》,并且记载玄奘所口授有关古今因明的内容,而著成《因明入正理论疏》,世称《因明大疏》。其时,另有神泰、文备、文轨、净眼、靖迈等诸学者辈出。窥基之后,慧沼、智周、道邑、太贤等人,相继弘扬因明。会昌禁佛,晚唐五代,兵戈扰攘,因明疏记,世解讲习,其书亦隐晦不传。直至清末,杨仁山于日本复得窥基《因明入正理论疏》,刻版流通,研习因明之风渐苏。民国以来,谢无量、太虚、吕澂、熊十力、虞愚、唐大圆、周叔迦、法峰、陈望道、陈大齐等硕学蔚起,博采西方的逻辑学、名辩、归纳等方法,与因明互相参照,因明学因此应时代学风而继传不坠。

藏地佛教在翻译陈那、法称等人的著作方面,时间比汉地晚,但数量之多、注释之完备、讲传著述之盛,远远超过汉地。藏地因明的传播,是以陈那、法称为中心,千余年来,因明在藏地传译、讲说、著述,乃至在学经时应用因明论式以辩明经义,一直相沿不衰。西藏学问僧,如释迦慧、慧作护、胜者、法胜、商羯罗难陀、寂护、智吉祥、律天、善护、胜友、宝作寂、宝金刚等著名因明学家又撰著大量注疏,不少因明著作因有西藏译本得以流传至今。

总而言之,因明传入我国汉地,不及西藏完备而普及,而且传入后的研究与应用,亦远远不及日本兴盛。改革开放后,百废俱兴,因明学在中国大地得到了重视与发展,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学者。他们以继承古学为己任,博采众长,使我国的因明研

究得到了很大提高,特别是在逻辑与因明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民国年间,我在上海佛学院读书时,亦曾学习因明,颇感其中之深奥。圣凯法师、郑伟宏教授愿意组织出版一套有关因明的研究丛书,收集有关因明的研究著作,以备后世学人得其门而入。我亦愿意尽一己微薄之力,重振因明学,故乐见其成。本套丛书除了汇集吕澂、陈大齐、虞愚等因明大家的论著以外,也十分关注收集藏传因明的著作,希望在藏、汉所传因明的交流中,提高我国因明学研究的水平。同时,也希望条件成熟时,能将武邑尚邦、宇井伯寿、威提布萨那等世界名家的著作译介过来。因本寺物力有限,故无法收集因明学领域所有研究著作;然振兴古学,乃我等之共同愿望,愿后来者能够继续努力。

妙 灵

2005年5月29日

于上海真如寺丈室

自序

一 在苦难中挣扎的童年

“因缘所生法”这个佛学哲理，我走过了漫长而崎岖的道路，才逐步由浅入深地理解了它。所谓“因”，就是事物内在的天赋因素生命力；所谓“缘”，就是事物成功的一种外在的客观条件。凡事要得到成功，必须依赖这种因缘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条件，肯定成就不了什么事情，拿一个人来说，终日只为个人名利奔波以虚度一生，是找不到任何人生价值的。

由因缘所生起的“法”，就是宇宙万物的一个总概念，不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。比如一粒种子，它本身虽具有生出禾苗的功能，倘没有水土等客观条件，它必然不会长出苗芽来。作为社会上一个人，他虽具有创造物质和文化的天赋才能，如果没有外缘即客观有利条件，他的成就必然没有多大的希望。

我本是1922年出生在峨眉山下一个农村贫苦农民家庭的穷孩子，现在回顾起来，既是令人费解，又是引人辛酸的一个怪

人。然而这个怪人的成长过程，既充满了艰辛，又使人莫名其妙。当我在学问上得到一点平凡的成就时，曾经被人猜测过，认为这个人如果不是地主家庭就是资本家家庭出身，甚至认为是反动官僚的后代。正因为这些不切合实际的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武断，我在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生活不用讲，单说我走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社会，无论在肉体和精神上也都曾受到过无情的折磨。回想起这些往事，连我自己也觉得茫然。

一个人从呱呱落地起，不由他选择的命运，就像一条阴魂般的绳子，牵着他的鼻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兜圈子，有时侥幸碰上圈子的某个较好的环节，如像一个不幸坠落到激流中，抓住一根树枝，因而得免于葬身灾难的人。

总的说来，我经过三个不同的社会，在这三个性质不同的大海中，我仿佛曾经登上三只不同的航船，把我带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，使我的生活环境也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，起了一定的变化。

当我初生到人间时，四川是军阀统治的社会，充满了你争我夺的军阀混战，把穷苦人视若草芥，好容易得到一条活命之路。我同我的父母兄弟，拼命挣扎，有的兄弟姐妹竟夭亡了。虽说父母生了我们五个男儿两个女儿，在诸多外缘逆境下，父母真的无法养活我们，最后只剩下了老二、老三和老四我。

在农村也听说闹革命了，建立了国民革命的政权，老百姓只盼望这个革命政权会带来一些好日子，谁知原来那些军阀恶棍又摇身一变，穿上国民革命者的衣服，就俨然成为革命党，农村

里乡团保甲之流，也改装成他们的狗腿子，打着革命党的招牌，对老百姓的欺压真似敲骨吸髓，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，没有受过那种压榨的人，是不可能有那种感性认识的。

在苦难中，父母拉扯着我们，盼望长大成人后能混上一碗饭吃。记得我刚满八九岁的时候，我的哥哥老二老三，被父母送去学手艺，但觉得一个家庭没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，还是没有什么办法，所以勒紧腰带，把我送到乡私塾，拜了一个老师，开始学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等启蒙识字的书，抱了很大的希望。年幼的我，深感家境困难，只有用心念书识字，才能替父母争口气。念到四书的《孟子·告子》时，家境更加困难，不能不辍学。

我父亲的家，算是我们的祖庭，我的祖父祖母在时，祖庭因有好几亩田地，家境还可以。在这祖庭里，我父亲有三兄弟，父亲排行老二，因为我的伯父识些字，祖父母特别宠爱他，把家业让他掌管。他娶了两房老婆，眼看我们的困难，他根本没伸出援助的手，相反，对我们一家却十分苛刻。我的父母受不了这些窝囊气，竟在气头上，没分家就搬出了祖庭，在街上当一个小商贩。起先还勉强能够维持生活，后来因军阀的战乱，连小商贩都当不下去了，这时我的两个哥哥手艺还没学成，在这般罪恶的社会，穷苦人实在难得有活路。

这时我满十岁，常常害病，母亲是吃斋念佛的人，不忍看着我挨冻受饿而夭亡，总希望佛爷保佑我们家平安度日，于是母亲到乡里的一个尼姑庙，向老尼姑请问生计，她出了一个主意：你这个老四看来挺聪明，还不如送他到峨眉山一个庙子出家当和

尚,如有缘也许会脱离三灾八难,俗话说,一子成佛,九祖升天,岂不两全其美么!?

在老尼姑的帮助下,我父亲割爱把我送去峨眉山洗象池的脚庙兴圣寺,再三哀求老和尚收下我当小沙弥。从此,我的生活环境起了一个变化。开始,成天我只知道烧香扫地,端茶送水,过了这个冬天,春到人间的时候,庙上的当家师傅把我送上了巍峨秀丽、白雪皑皑的峨眉山上的洗象池。因为有几个小师兄,当家师傅除教我们烧香扫地、拜菩萨求福求慧之外,还让我们学念经作佛事,因为我认识些字,就规定我读经写字的时间,并侍候香客。

这个庙子,坐落在距金顶不远的钻天坡上,一年四季几乎雪盖云遮。亏得老和尚当家师傅经营有方,接待朝山拜佛的香客游人甚为殷勤,收入除供给庙里老小三十多人的开支,还略有盈余,虽不准吃荤腥,但是清茶淡饭,还是能够填饱肚子,我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。我对这个陌生的寺庙,慢慢地发生了感情,烧香扫地,接待客人的琐碎杂事,都尽心尽力去作,学念经、学写字也有进步,因此得到师傅们的夸奖。

洗象池有优美的自然风光,晚上可以观赏万盏明灯朝普贤,白天可以观赏云海中的佛光,更有成百的大小猿猴,到寺庙周围的树梢上跳跃玩乐,有时到庙前院坝上玩,得到我们喂的蚕豆等食物,根本不怕人,香客游人们也把随身携带的蚕豆等食物抛喂它们,真的逗人开心。还有一个胜景,就是这个庙子得名的“象池夜月”,这个风景是难能可贵的。我陶醉在这些优美的风景

里,想起我苦难重重的家庭和母亲,更使我怀念她老人家以一片慈母之心送我上峨眉山的深情。

就在这平淡无奇的生活中,我习惯了这里的一切,有时跟着大的师兄,到林间去捡烧柴,采摘野菜野果,颇有山间神仙的幽情,有时爬到偌大的冷杉树上,增添了我登高远眺的情趣,真正感到大自然自由优美的景色,这般使人迷恋。

到了寒冷的银色世界,不时有几个踏雪登山的朝山游人在寒冷凛烈、满山遍野的冰雪之中挣扎攀登,他们的精神是多么令人钦佩啊!他们一进庙子,尽管从头到脚都还沾满了银白色的雪片,却顾不得掸去身上的残雪,就虔诚地向佛菩萨磕头祝愿祈祷。一次,来了几个人,看样子不像是汉人,据有经验的和尚说,他们是金川等川边一带的所谓“西番子”,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同胞。他们穿的都是皮裘,都露出背脖,从表面看,这些人粗犷笨拙,但还懂得一些汉语。我由于好奇心的驱使,在接待他们的同时,便同他们聊天。其中有一个看我在练习写字,他高兴地去拿笔墨纸张,就写起来,在一张宽大的白纸上,整整齐齐地写出了字形美丽的不知是什么字。我问他,他和蔼地解释:写的是“藏文”,内容是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。我既惊奇又羡慕,于是对他产生了诚恳的敬意,并请他教我写这种字。他耐心地教我写碗口大的这种字,并一一给我解释,这是“南无普贤菩萨”等,从而我第一次接触到藏文。虽然不能分别懂得这些字的念法和意思,但依样画葫芦般地描练。等到这些人去朝了金顶等庙返回仍住宿在洗象池,我把几天来学描练的藏文字给他看,他高兴地赞叹

我写得不错，因而我内心泛起难以形容的高兴，这竟成了在我下意识浮起的一种渺茫遐想。

翌年，当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到来，即在四月初八这一天，老师傅把我们新入寺的“居士”召集在一起说：“今天，是释迦世尊诞生的吉日良辰，今天给你们举行正式剃度念经仪式。”我就被改俗名“杨万才”为法名“永灯”，从这天起脱掉破烂的俗衣，换穿起师傅给缝的全套僧衣。我俨然成了一个新人，即一个新进的小沙弥，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愉快心情。

师傅因见我学习勤奋，就把我送去峨眉山两级佛学院学习，一百多个小沙弥都是各寺庙送来的。从此，我又得到了重新上学的机会，在这里学习，除开初级佛学课本，还聘请了县里的老先生讲授一部分世俗的课程。

到1934年，我寺与邻寺忽然因山界闹纠纷，被告到县衙门。我师傅老实不识字，而邻寺的当家和尚狡猾地贿赂了衙门官府，我们的官司打输了，师傅被罚关在县衙的监狱里。我从学校听说去探监，见到师傅被关在阴暗潮湿又脏又臭的牢房，一股悲伤的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挂满两颊，一阵心酸，不知对师傅说什么好。师傅从牢房门上的小洞口，伸出他的瘦削悲愤的脸孔，强打精神教训我：要好好读书……他似乎哽咽了，我不敢久留怕勾起他内心的悲愤。

我走出县衙慢慢往回走，心想出家了也还是逃不脱这般无理的迫害，左思右想怎么才能够摆脱这般厄运呢？这个小小的县城，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边走边沉思，哭丧着脸回到学校，见到老师和同学就想哭，但又不敢淌出痛苦的眼泪，一个人老闷着发呆，就是这样，几天来丧魂落魄地仿佛失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，实际上是担心书念不下去了，因为此后就怕没人给学费！

这些悲痛的思绪萦绕胸怀，觉得只有逃出这个可怕的环境，另找一个能学到更多本领的地方。到哪里去呢？这个广阔的天地，竟寻不到一个真能安身学本领的地方。学期未完，老和尚就叫我回峨眉山，因为万年寺今年传戒，叫我去受戒。我遵从老和尚的旨意，去了万年寺，那里有男僧和尼僧共一百多人。我进了男僧戒堂，住广单（就是集体大铺），很多人都有次序地依次坐卧。每天上殿堂念经、顶礼膜拜几次，回到受戒堂，各就各位学习参禅打坐……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，主要是学习成为“比丘”的清规戒律，规矩礼节，最后都拖得精疲力竭，每个人在头上用特制的香火烧几个香疤就算完了。从此，每个比丘就可以“天下丛林饭似山，钵盂到处任君餐”了。

老和尚又叫我回到佛学院继续读书，我在学习当中，仍考虑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学本领的地方呢？只有离开这里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闯出去，已经受了戒，兴许见到大寺庙，可以去挂单居住。一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横下一条心，从佛学院的侧门偷跑了。走到峨眉县城天已大亮，又怕被熟人发现抓回去，只得从城墙边埋头快跑。过了县城稍大胆一点，但走了半天肚子已饿得难受，眼前直冒金花，到路旁人家去讨到一点残汤剩饭吃了，又向着乐山迈进。下午时分到达乐山，隔江望着两座大寺

庙，一个是大佛寺，一个是乌尤寺，踏上一条顺江而下的扁舟，得到船夫的照顾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上乌尤寺的岸边。舍舟登岸急向山寺攀登，在暮色降临之前赶到寺里的客堂，顶礼后被照客师指定在旁边坐下，经过知客师询问了一番，就送进了行脚僧挂单的上客堂，还是一个大通铺，指定了一个坐卧的位置。不久来了一位老和尚问明原委，叫我到斋堂去。用斋之后，我向老和尚乞求收留我在这里住下。他问：“你烧香扫地的事情都会做吗？”我答：“都能做。”他又说：“我这儿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法师，你愿去侍候他，求得他教你读书么？”我听说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法师，便欣然答应了。他说：“这位法师，就住在寺后面的观音殿楼上，你也住到那儿去，一面侍候法师，一面照顾观音殿的香火。”于是我就搬到那儿去住，每天给法师打水扫地，磨墨看他练字，闲余时他教给我点书，我抽空打扫观音殿，遇有人来观音菩萨面前祈祷，就帮助烧香敲磬。

日子过得真快，我跟着法师练字读书，倒有些进步。法师的法号叫遍能，听说从北平高级佛学院攻读卒業归来，是本寺方丈传度老和尚培养的继承人。不料在1934年秋天，重庆华岩佛学院聘请他去当教务主任，他接了聘准备去上任。我听说这个好消息后，向他请求带我去上学，我仍然继续侍候他，又求方丈和尚帮着说情，他终于答应了，我真是喜出望外。

在秋高气爽的一天，遍能法师带着我买了下重庆的轮船票，过几天就到了重庆华岩佛学院，也让我入了学。老师多了，课程也较多，开始听到“因明”这个名词，但不知道它的内容。学院

按班级学习，不需缴伙食费和学费，学习成绩好的还发点奖金，除开侍候遍能法师，我就是专心读书……

1937年夏天，看到报上登载北碚缙云山“世界佛学苑·汉藏教理院”招考新生的广告，这时我虚岁才十七岁。从报纸上还知道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的消息，日本鬼子侵入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，不愿当亡国奴的社会呼声一时高涨。在读书保家卫国澎湃心情驱使下，求得遍能法师的同意，我同一些同学去投考汉藏教理院，并被录取了。

汉藏教理院开学了，老师更多，有海内外著名的太虚大师任院长，有法尊等有名的法师、先生们授课，在许多课程中设有藏文、因明等。这里也不收伙食费和学费，每月成绩优异者，还奖励三、五块钱，也解决了零花钱的困难。

法尊法师在授藏文课的同时，还开了“西藏政教史”课，自然就讲到西藏因明学特别兴盛的情况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逐渐诱发了我对西藏一种欣羡的特殊兴趣。

一直学到1941年，快毕业了，毕业后往何处去？是我思想上一个新的考虑。日寇对大后方重庆的狂轰滥炸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人们对日寇的侵略蹂躏极为愤慨！无能地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，在紧急关头发出开发边疆的号召。

1941年，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。毕业后我被聘到合江法王学院教书，但盼望到西藏深造藏文和因明学的愿望，却一直萦绕于怀。然而路途遥远，困难重重，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进藏深造的愿望呢？

二 实现了进藏深造的愿望

1943年冬,蒙藏委员会招考游学西藏公费僧,我同我的同学善化去投考,被录取并发了旅行护照和旅费。我们遂于1943年冬天,由重庆出发,经成都等地踏上了西康省政府的辖区,就是人们说的进了草地,其实是进入了人烟稀少的万里高原。

经历了无数艰辛,终于到达西藏的古城拉萨,随即设法进入格鲁派大寺之一的色拉甲绒康村,加入藏僧的行列,起藏名永灯嘉措,开始学习藏语文和因明学等。学习中遇到的困难,做为一个汉族学生,是可以想见的。

在藏传因明学的大海里,我像一叶扁舟在漂浮。刚从天府之国来到异土风情的边陲僧侣最高学府,语言文字是藏族的,日常生活习惯、规章制度也都是藏式的,我必须首先学会这些,适应这些,才能生存下去,学习我盼望学到的知识,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。

“要学唐玄奘当个翻译佛经的人。”这是拜别母院法尊老师时,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。他特别语重心长地一再叮咛:西藏是我国的西南边疆,现在还保存着不少从印度输入的有学术价值的典籍,也有不少品学皆优的喇嘛老师,你们要注意刻苦学习我们汉地还没有翻译过来的因明典籍,这对我们汉传因明将有较大的补缺作用。

我带着这个教导,思量着我的学习历程,清楚地认识到,只